

金文最

金

文

最

金

匱

匱

光緒乙未九月
江蘇書局重刻

文以氣骨爲主骨之堅由於心有所得而能卓然自立故堅凝有不可撼之概氣之充由於蓄之既久而觸物而動故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漢唐之文骨與氣相輔而行者也至北宋蘇氏父子出而氣益盛湯湯浩浩若江河之行於地中而莫止矣未幾而轉爲南宋其氣遽沮說者謂風教使然其亦學者之失也金之奄有中原條教詔令肅然不振故當大定以後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若滏水滹南其尤著者也操觚之士思欲採其菁華彙爲一編以與文粹文鑑諸書並垂於世則又慮檢尋不易蓋專集之存者僅拙軒等集五家而已虞山張君金吾竭意搜訪凡簿錄雜說以及金石碑刻一一甄錄別其體爲四十有二爲卷百二十於是金源之文鉅細咸備典章規畫亦瞭然可考書之大體本文粹文鑑而不別爲去取者其慎也世之讀是書者歎其學之博而掇其文章之盛以研究於氣骨之間而渾化之則是編之作固唐宋之後勁學者之矩矱陳言曼詞又烏能汨其性靈也乎道光二年歲次壬

虞山張生哀集有金一代之文爲一百二十卷名之曰最者取公羊會最之義也始於收國終於僞齊上而詔令教令之文下而金石碑版之作以及詩評酒檄之瑣言靡不兼採予嘗謂金季能文之士何止數十百家其詩僅賴中州集以傳而文章則未有爲之哀集者其有專集如淳南湓水者不過數人王寂爲大定明昌文苑之冠而拙軒集原本久佚至我

朝乾隆閒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海陵嘗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子聃果第一是子聃之賦必盛稱於當時而及今已不得見其一篇則其餘湮沒不傳者何可勝道而有賴於蒐緝者其功豈淺鮮歟抑考之黃應期王圭合撰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紀所謂皇弟者卽世祖養子薩甲干也而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略事崔禧奉敕撰李績碑所紀乃貞祐二年元兵圍濟州事而金史宣宗紀但云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懷州而不及

濟州又金史列傳凡封爵皆不書而完顏合達之封金源郡公僅見於劉涓所撰之京兆府教養碑若斯之流難可悉數則是書非惟極文章之鉅觀抑亦備完顏之掌故已予深嘉張生之勤學而復幸王庭筠党懷英諸人之著述不盡無徵焉爰略書所見於卷首長白英和序

林通與善同書士辨始于柳果第一景于即之知必當爾效

開并知同吐博曰甚長且關則入莫曰苦出新製八對于博

照辨選間故於不樂大典中書出史部微于柳育論無新交曾

張之云而淵神藥原本大其是與

竟樂書其自釋其職職商益小皆不數燬人王庭筠大虫即昌文

之士可上其才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百學通之可以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其精

其會其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山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金人著述自元之中葉流傳已尠蘇伯脩三史質疑所稱金儒士
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溈皆有文集行世兵後往往
不存因欲就京畿諸大族墳墓摹碑文以備採擇則當時之文所
存可知矣當元遺山編中州詩同時有馮清甫者嘗蒐緝金代文
章積若干百卷見於姚牧菴所爲墓碑中清甫與元遺山李欒城
輩相習伯脩所稱諸家文字疑其猶可考然馮氏之書元代卽已
無聞故伯脩與修史諸公俱未之及也今去之數百年金人著述
稀若晨星亦其勢然矣月霄此編蒐羅甚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
而綴輯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其閒
典章經制闕閱勳績及夫年月官位之詳皆足以補史籍之遺證
其異同又不當僅以文字論也道光壬午三月陳揆書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旣亡惟詔令奏議略見於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薈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薈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非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閒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餘年誠藝林中一闕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散佚掇拾遺殘自淦水滹南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以及金石之記斷蝕之碣下逮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剩簡無不廣蒐博采多金購訪自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往霅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

賜書館於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十巨冊時初暑方來揮汗成雨予至暮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煌煌蚊蚋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竟日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平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卽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自書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暍往返經月不恤也夫金之立國元旣相讐明人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當時若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不愧一代作者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卽有一二遺文何從綴緝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旁無所藉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難矣乃歲始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於君益信昔郭元釭裒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尙有中州河汾兩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倍於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予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道光壬

午五月初吉友人黃廷鑑書

平江府志卷之八 藝文志

一代之興也必有一代之人才以開一代之運會而因以成一代之文章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流風漸被文軌大同讀文粹文鑑文類文衡諸書其尤著者也至若聲名文物不亞四代而自來無裒集其文俾與唐宋元明文後先相埒者則金源一代之文是也惟金崛起東方奄有中原幅員則廣於遼國勢則強於宋風會所開一洗卑陋浮靡之習聿稽武元開國得遼舊人物烈繼統收宋圖籍文教由是興焉大定明昌投戈息馬治化休明南渡以後趙楊諸公迭主文盟文風蒸蒸日上迄乎北渡元遺山以宏衍博大之才鬱然爲一代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嗚呼盛矣蓋嘗綜而論之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尙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者楊奐之說也以爲大定以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元好問之說也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多學奇古者劉祁之說也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閒閒

公又次之者蕭貢之說也。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皇統宇文公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党公貞祐正大禮部趙公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趙秉文徐世隆之說也。今雖金人遺集散佚殆盡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猶可考見。諸人論次之說爲不誣也。昔商平叔集金源之詩馮清甫集金源之文今一存一佚者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金吾不揣弁陋竊取馮氏纂之意纂集金文成書一百二十卷。鴻篇鉅製卽所存者亦可見一代文章之大凡矣。唐劉夢得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金有天。下之半五嶽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嶽炳靈文學之士後先相望。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雖竹溪專學廬陵飛伯力追子厚希顏上擬昌黎各自名家不拘一格。然其大較可知也。後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要不得以大音不完而謂不得與唐宋元明文相頡頏也。

道光丙戌春三月昭文張金吾識

伯得之甚喜欲刻版而遽沒余與舍人之子叔裕侍讀從方伯
之子厚比部借觀既而到是南秀才來以此書見示且曰此部
子厚付刻請為序余閱之數日歎張氏此書必傳於世得張氏父
子傳之其名亦與張氏俱傳矣張氏為此書勞且久而其書
僅滿次之序終見其自為序例及阮文達公以下至國朝不
獨得與夫書俗之書多為世人所喜金吾而代之又自一五大手
外其餘無道而問者其書之為世所重可知矣余嘗謂此書
得矣伍氏父子刻之世人所不為之書又得而得也余嘗謂此書
刻其廣微比部刻版必以印本見贈余雖衰老尚欲買一過借
若人可伴古人不得與其欣賞因作序而三歎也光緒七年九月